



壬辰新年 世界各地飞鸿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好



二零一二年农历新年之际，世界各国、各行业、各族裔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将发自内心的节日贺词、诗歌、自制的贺卡等寄给明慧网，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新年快

乐，感恩师父传出的法轮大法让自己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拥有了健康的身体和高尚的道德。

法轮功学员们同时表示，要真正实践“真、善、忍”的教导，在新的一年里更加勇猛精进，一如既往地讲述法轮功真相，让更多的有缘人听闻“法轮大法好”的福音。也要使更多世人认清正邪善恶，及时退出中共邪教组织（中共党、团、队组织），抹去兽的印记，平安进入新纪元，获得新生。

随着大法弟子持之以恒地讲真相，使越来越多的世人了解到了中共迫害的邪恶和法轮大法的美好。明白真相的大陆民众也在壬辰年新年之际给李洪志先生寄来贺词和贺卡。

每逢佳节，那一封封如潮水一样突破封锁献给李洪志先生的贺词、贺卡，是沐浴在师恩浩荡中的大法弟子们的诚挚颂赞，包括广大明白真相的世人们的真情告白，人们纷纷向李洪志大师恭贺新年，表达他们的感激和敬仰之情。◇

历史不会忘记 善良人的善行

【明慧网】十三年前，按“真善忍”做人的法轮功修炼者遭受血雨腥风的迫害，被地方公安派出所不明真相的警察追捕，很多被迫流离失所。在全国一片红色恐怖中，他们被善良的乡亲收留。

素不相识的阿姨：到我家吧！和我家闺女住一个屋

刚有一起租房住的同伴外出多天没回来，被恶警绑架了。她推着自行车带着铺盖卷，漫无目的走在春天的乡间小路上。过来两个挖野菜的妇女，其中的一位阿姨问知了情况，说：“我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我阳谷城里的娘家爹学过，我家就在这个村，你要没地方住，到我家吧！和我家闺女住一个屋。”

教育部门工作人员：等你们法轮功正过来时，都去你家吃饭庆祝

一位在职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带来众多好友的思念与牵挂，见到法轮功学员后心疼地说：“真难想象你是怎么熬过来的……等你们法轮功正过来时，都去你家吃饭庆祝！你要没地方住，我娘家婆家你都能去。”

老大娘：炼法轮功的是好人，来一百个我都不嫌多

这是一个农家小院，虽不气派却不失温暖宁静。这里陆续住过很多因被迫害有家不能归的法轮功学员，每个人都有被严重迫害的遭遇。每听完一个站在眼前的活生生的人亲身经历的故事，这家的主人——七十多岁的老大娘都愤慨地说：“人家咋着你来？把好人逼得不能回家！”

为避免麻烦，他们每次进村都凑天黑的时候。每当听见大门响，老大娘就赶紧叫老伴去开门，然后忙着张罗给来的人做饭。很多时候看到新面孔的来客，为不让他们受惊吓或难为情，她连问都不问。她常说：“杀人偷抢的我一个也不招待，炼法轮功的是好人来一百个我都不嫌多！”

老大娘的儿孙们都同情法轮功学员，为了安全，他们对外守口如瓶。一晃几年过去，昔日漂泊过的都陆续回到家中。本着知恩图报，再去看望。老人已逝，不变的是她家儿孙们纯朴亲切的面容，他们讲述，老人前几年还念叨，不知你们在哪里……

他们都为自己选择着美好未来

某村一把手，没帮着抓过一个法轮功学员，风声紧时，派出所的人在他家，他借口出去买烟赶紧去本村法轮功学员家送信儿。事后他对人说：我该当几天官啊？何苦去害本村炼法轮功的老实人！

某乡派出所指导员，知道法轮功学员按“真、善、忍”做人，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境遇深表惋惜和同情。

县某公安局官员，在明白真相后恍然大悟：“原来这年代还有焚书坑儒的事啊！”从那以后不再参与迫害，尽力保护法轮功学员。

社会各阶层善良的人们，你们已经在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历史不会忘记，家族子孙后代都因你们的善举而闪光！你们用良知呵护善良的壮举，足以令那些视百姓生命如草芥、紧跟中共瞎跑甚至企图以迫害信仰向上爬的人汗颜！◇



一个月内转三个洗脑班 王茵遭灌食、猥亵、上绳

(明慧网通讯员吉林省报道)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吉林市法轮功学员王茵被绑架后, 在吉林市沙河子洗脑班被非法拘禁八天, 九月一日转到长春兴隆山洗脑班, 到九月二十一日, 又转到吉林舒兰洗脑班, 直到九月二十九日才回到家; 一个月内, 王茵遭三个洗脑班恶人迫害。期间, 王茵遭到灌食、性侵害、上绳(一种野蛮捆绑的酷刑)等迫害。迫害王茵的主谋是船营六一零主任杨秉文及其帮凶, 他们使用恫吓、欺骗、用扭曲的人性和阴险的手段迫害王茵。恶人杨秉文自说几年中通过办洗脑班“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超百人。王茵, 一九六九年出生, 大学文化, 原是吉林辐射化学工业公司销售员。在中共邪党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十三年里, 王茵六次被绑架、非法关押, 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 受到拘留所、北京怀柔看守所、吉林市第三看守所和多个洗脑班迫害等种种酷刑折磨, 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下面是王茵自述遭受洗脑班迫害的事实经过。

1. 二零一一年八月 我被绑架到沙河子洗脑班迫害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吉林市船营区“六一零”(中共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非法机构, 凌驾于公检法之上)恶人杨秉文为升官发财办洗脑班, 船营“六一零”张青山、黄旗派出所副所长刘哲等人将我围住, 要绑架我去洗脑班。我站在阳台上给外面邻居讲真相, 揭露派出所要迫害我的事实, 不开门, 不让他们进家。刘哲在船营“六一零”的授意下, 雇用不明真相的开锁人员, 强行用电钻钻开我家的门锁。船营“六一零”张青山和黄旗派出所副所长刘哲等人闯入我家, 把我家的真相挂历等东西和电脑主机拿走。刘哲等人将我抬到楼下面包车内, 刘哲将我按在地上, 直接拉到吉林市沙河子洗脑班。在那里, 我看到了在这里指挥的市“六一零”书记白岩。



恶人白岩、徐振贤等逼我“转化”指使协警“老刘”性侵害

因为我绝食抵制迫害, 就在那躺着, 那些恶人就到我床边, 站那说一些自相矛盾、逻辑混乱的胡言乱语, 想让我和她们争斗。

由于我父母和家人几乎每天都去要人, 经常去船营“六一零”, 也去社区和派出所, 杨秉文迫于压力, 白岩和徐振贤在洗脑班里指使恶人欺骗恐吓我。刘双慧、邵玲和邵桂英等人众口一词说我有案子, 和别人不一样, 要不“转化”, 指定得进监狱。说这些年国保国安一直在盯着我。

我绝食抗议第四天, 徐振贤就领人来给我灌食, 带来个五十岁左右的协警叫“老刘”, 此人五十多岁, 一米八左右瘦高, 一帮人把我按床上, 用筷子卡在我的嘴上, 捏住鼻子强行往嘴里灌, 把我的嘴边脸都弄破了(一个多月才好)。灌完食, 我大喊“法轮大法好!”恶人“老刘”打了我四个耳光。徐振贤不怀好意地说, 我要不吃饭, 就让“老刘”喂我。结果晚上, 徐振贤把鸡蛋羹拿来, 让我吃, 不吃, 就让“老刘”喂, 见我不吃, 她回头往门外走。我赶紧跟着要出去, 刚走到门口, 徐迅速关门, 我手够不着门, 怕关门, 急忙把脚伸出门外, 把门别住。人都滑倒在地上, 结果门外的徐用脚把我的脚使劲踢回来, 然后把门关上了。只把“老刘”和我关在屋里。我躺在地上向后退, “老刘”往前逼, 把手按到我胳膊上, 呼吸急促, 并大声尖叫。吓得我问: 你要干什么? 他说你说呢? 当时, 我吓坏了, 他问: 那你吃饭不? 随后, 徐领着人进来了, 有个女的拿着一杯鸡蛋糕让我吃, 我只好吃了两口, 心里恶心得不行了。

第二天早上, 我还是决定不吃饭, 结果, 徐又来威胁我, 说还让“老刘”

喂我, 她又领着我屋里的两个陪教走了。我当时躺在床上, 还没来得及下床, 就被恶人“老刘”按那了。我喊救命没人管, 徐一关门, “老刘”马上上我床上。我挣扎着, “老刘”过来, 呼吸急促的把嘴往我脖子上贴, 手伸向我的臀部。我不住声地喊叫挣扎, 僵持了一会儿, 徐才重新又开门进来, 再来给我灌食。我告诉他们老刘的恶行。徐说: 那不让“老刘”灌, 让他把着我的腿。结果在灌食的时候, “老刘”趁机会又用手指捅了一下我的下身。灌食后, 我跟徐说, 徐没说什么。下午白岩来了, 我告诉他“老刘”猥亵我, 他无耻地说: “你有证据吗?”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明知违法, 还要干坏事的人, 纵容下属干不是人的事。“老刘”是他们雇来的临时工, 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

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我被转送长春省洗脑班继续迫害

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 我家所在地的船营区黄旗街道派车, 黄旗街道书记孙振生、黄旗派出所刘哲、船营“六一零”牛和黄旗街道公益岗位一个姓孙的将我同吉林丰满区法轮功学员于跃兰一起送长春省洗脑班继续迫害。

当天中午, 我和法轮功学员于跃兰被送到长春零公里四平卫生学院里的一教学楼, 一、二楼是学校, 开学后, 有学生上课。洗脑班设在三、四楼, 有一些工作人员, 洗脑班负责迫害的人是刘晓春, 四十多岁; 省“六一零”负责迫害的是谄军, 四十岁, 不太说话; 负责“转化”迫害的警察是沈全洪, 五十多岁, 据说是劳教局或某劳教所的负责“转化”迫害的。省“六一零”于处长经常在这里指挥干坏事。

在里面, 他们不让坐床上, 非让坐木椅子上, 手脚都得放在固定位置, 我听到他让隔壁的于跃兰打坐, 要不就抱轮, 我还听到沈全红在于跃兰屋里啪啪打人的声音。回来看到沈全红拿个宽木尺到我屋里来, 告诉一天只能上两(转下页)

(接上页)次厕所,并说就是收拾我们的。之后恶人刘双慧、邵玲来了。她们很高兴的样子,后来听她们说,是她们打保票,说我能被“转化”才把我送省洗脑班来的。当时我心理压力很大,我抵制迫害。

晚上,把我搬到三楼最西边的房间,然后沈全红对我说不放心我,怕我晚上再干出什么事来,把我绑在床上。他们把我绑成大字型,就不再让我下床,以怕我行为过激为由,借机进一步迫害。

从此,他们每天用各种方式和语言诋毁我,使我自卑,对自己没有信心。第二天,他们就不再把我放下来,就绑在床上不让动,让陪教给我喂饭,还得接屎接尿。因为屋里窗子上面安有监视器。整个屋子都在视野之内,我很害怕,要求用单子挡着来接屎接尿。她们看我害怕,就有意吓唬我。一次女恶人刘凤荣给我接尿时,恐吓我,要我骂师父,要不就要扒我的裤子,一边说一边扯。后来知道,刘凤荣在吉林女子监狱里迫害法轮功学员非常邪恶,在常人中也是个很蛮横不讲理的人。后来,又派来一个叫王丽的人。得知她也是从长春女子监狱出来非常邪恶的一个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个恶人,她四十八岁,非常狠毒。她来了之后,把绑我的绳绑的很紧,我眼看着自己的手因为血液不通变得青紫,疼痛难忍。听她们说,这种绑法就是所说的酷刑“上绳”。她们断断续续的绑了我十天左右。之后还把毛巾绑在我的胳膊和腿上,以此提醒我可以随时给我上绳,进行心理暗示。

恶人邵玲每天去大班“讲课”“转化”迫害学员,恶人王丽、刘双慧来迫害我。大约九月五号左右晚上,王丽把我的手腕脚脖都用毛巾包住,然后用沈全洪床单撕的四个长布条把我的四肢绑到床上,绑得特别紧,很快手脚就都胀起来了,手都青紫了,麻木后胀痛难忍,全身冒汗。这时沈全洪来了,假意给我按摩活血、揉搓为名,进一步迫害我。他使劲捏揉我的胳膊,尤其是腋下,疼痛难忍,他还用手指按我的肋骨。一点一点地按,这是刑警逼供的手段,非常残忍。因为我被绑成大字型,他还用手指戳我的腋窝,使劲揉搓我的胳膊、腋窝和肩膀,都非常难受。还逼迫我骂师父。恶人和“六一零”的谄军和沈全



红就是这么配合来迫害学员的。

这期间,沈全洪到我呆的屋里来过很多次,谄军也来过,看我不配合就说:不能对她客气。意思让王丽给我点颜色看。后来王丽就给我紧绳。她在吉林女子监狱就很出名的邪恶,出手极狠。她给我绑的让我甚至不能通过活动缓解痛苦。中间,沈全洪来的时候,就给我“按摩”(实质是迫害)。还给我腰下垫了个枕头,说是怕我生褥疮,实际是让我更加痛苦,完全是抻床的状态,只是没有悬空。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来人“验收”,头一天沈全洪就布置好说让几个人发言,让写“揭批”,并告诉怎么说。说这么说中央领导能够接受。邵玲这时逼我写“五书”。下午去四楼会议室开会,有四个人指定发言,总共来了四、五个人。第二天“学习班”解散,整个过程也录了相。

一个月内,又被劫持到第三处——

舒兰市粮食局招待所洗脑班迫害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早十点多黄旗街道派车把我和恶人邵玲送到了在舒兰市粮食局招待所办的邪恶洗脑班。我在舒兰洗脑班期间,我家人去了四次,他们一直不让见。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吉林市船营“六一零”徐秉贤让我丈夫接我回家。

回家后,我家修整房子,第一天刚开始装修,船营“六一零”的牛某就打来电话说:“在家收拾房子呢?用不用我们来帮忙干点活?”意思是你干什么我们都知道,最后,她还让我常去船营“六一零”“坐坐”。

我在三处邪恶洗脑班被残酷迫害的三十六天,我家里人共计去了二十四次。后来我丈夫和我家人去船营“六一零”跟杨秉文拍桌子,告诉他们:我家过不好,谁也别想过好。我母亲跟徐振贤说,我在邪恶洗脑班被她指使“老刘”耍流氓的事,徐振贤不承认,说没那个事。母亲说:“你说没有就没有?要是,就出门被车压死!”徐当时就傻眼了,干完亏心事,谁不怕报应啊!后来徐和牛都保证再也不会给我打电话找我了。家人才离开。◇

请关注

近期吉林市迫害消息

◎ (明慧网通讯员报道)吉林磐石市法轮功学员宗成于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被当地警察绑架,遭殴打逼供,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十一月三十日被劫持到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早四点半,吉林市磐石派出所警察伙同吉林市新安派出所警察,开着两辆面包车闯入法轮功学员宗城的家中,强行绑架了宗城,抄家抢走了所有大法资料与大法书籍,并当场编造谎言,说宗成是被炼法轮功的人给出卖的,制造家属与法轮功学员的间隔,并告诉宗成家属不要和外人讲,很快就会回来,企图更多的勒索钱财。

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人:
磐石市黑石镇派出所所长李杰,
13904447977, 0432-67927977

◎ 舒兰法轮功学员姚长虹在二零

一零年八月四日被绑架后遭非法劳教一年半,应该在二零一二年二月四日出劳教所回家,但长春黑嘴子劳教所给她非法加期,目前姚长虹被非法关押在严管队,被迫害得非常瘦,行走困难。

◎ 吉林市法轮功学员刘红艳在同姐妹刘红霞、刘红辉及妹夫刘广军于2011年4月27日被迫害。刘红艳被非法关押在吉林市看守所八个月后,在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非法秘密开庭,并审判,后被绑架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关押。2012年1月15日家属接到吉林省黑嘴子女子监狱打来电话说:刘红霞现被关押在女子监狱,还说刘红霞比较“顽固”,不“转化”。之后,家属去监狱见人,监狱管教说不“转化”不让见人。◇

三退大潮助民众觉醒 迫害难以为继

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十二年了。十二年中，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在世界各地开展各种方式的和平、理性讲真相活动，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反迫害也伴随着中国民众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选择公开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方式脱离中共。

中共体系内的官员在觉醒 迫害失效

中共迫害中国人已经六十年了，害死了八千多万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被踩在脚下，成为被镇压的群体。直到十年前，打压法轮功过程中，中共登峰造极、用尽所有邪恶手段，操纵了一切国家机器。

法轮功的和平理性反迫害也十余年了。中共不会象世界上任何一个正常的政府一样，反思它的罪过，它会一条黑路走到底，这是它的邪恶本质决定的。当今的传《九评共产党》、促三退，就是把中共几十年来所干的一件一件坏事，包括它反天反地、反人性、反人类、反宇宙、反神佛的邪魔本性告诉中国人、告诉世界人民。

尤其是在被中共洗脑、被中共利用做打手的中共体系内的官员看了《九评》、看到了退党大潮，在中国人民心中引起反响，只要他还有一点人性和良知，他们都会反思。举个例子，李凤智先生，他是国安部管间谍的高级官员。他观察了三年《九评》和退党的发展。他看到了人性觉醒的前景，也觉得他要赶快站起来了，否则来不

及了。他举证，他的同事、朋友良知尚存，非常不满中共把一个正常的国家系统蜕变为镇压老百姓的工具。正因为他不满意，所以他产生了要同它分离的想法。就是这一点，中共邪党都不允许。

三年前，他到美国留学，不愿意再回去做中共鹰犬的工作。中共就在内部通报他，给他定性，还迫害他的父亲。这样在中共体系核心部门的成员内几十年被中共洗脑的人很多，他们现在有条件接触到海外真实信息、也能够直接接触到受迫害团体的真实情况，包括法轮功，是不是像一小撮——江、罗、刘、周极端邪恶分子描述的那样。他们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在《九评》、退党的感召下，这些官员们能够退出来、起码在思想上能够跟中共划清界限。随着和平理性反迫害活动的推动，越来越多这样的人站出来，自然而然，到一定的临界点，中共就指挥不动了。现在已经看到这个迹象，中共的头子周永康布置迫害法轮功的事，他要亲自跑去。他靠以前的指令和命令已经不管用了。中共体系内的官员的变化直接影响到迫害法轮功的效力。◇

不是政治，是良心

在中共的字典里，“政治”就是“同中共保持一致”，“政治觉悟”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如果党撒谎了，你去揭露；党诽谤了，你去澄清；党迫害好人，你呼吁停止——这就是跟党不一致了，这些行为被中共称为“搞政治”。

而在中共的灌输和红色高压下，一旦谁被扣上“搞政治”的大帽子，人们就会发生一种“良知错位”，一提到“搞政治”就害怕自己受到连累，好像“搞政治”比中共杀人还可怕。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政治权利。中国公民即使搞政治，也是合法的。但是即使这样，法轮功也不搞政治。法轮功不是政治组织，是遵循“真、善、忍”原则的修炼团体，要求看淡世间的名利，没有政治目的，对国家权力、政治没有兴趣。

法轮功学员传播《九评共产党》、劝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是为了挽救良知——让人们看清中共谎言与暴行，不再跟随中共做恶。

三退不是参与政治，恰恰是为了远离中共邪恶的政治。是否三退，不是政治的选择，而是良心的选择。而从根本上说，三退是为了保命——顺应天意，废除毒誓，才能在天灭中共时保平安。◇



郝凤军
前天津 610 官员



韩广生
前沈阳司法局局长



陈用林
前驻悉尼外交官



贾甲
前山西科技协会秘书长



李凤智
前国安部对外情报官



张凯臣
前沈阳宣传联络部长



黄晓敏
前奥运游泳名将



邱明伟
前人民日报副主编



孙延军
前首都师范大学教授